

第六回 美遇毛延斂娥眉而著鬼 驥逢伯樂展駿足以驚人

詞曰：

紅絲高係，赤繩牢縛，只因閒簾靜幕。胡為野蔓忽牽纏，多應是斧柯作惡。貧賤誰知，困窮誰覺，笑殺枋榆鳥雀。風雲一旦忽飛來，方知是沖天之鶚。

右調《鵲橋仙》

話說廉清同了丈人、舅子並先生一齊到省住下。因見場期尚早，舅子與先生便在寓中講究苦讀。幸尚書自有這些人事交接，家人俱各有執事。惟廉清一無所事，便日日在外閒遊，去貢院前打聽宗師大收的消息。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幸夫人見幸尚書帶來了廉清同去，心中十分快活，因連忙著人去請了兄弟寧無知來商議道：「你外甥女今年已十五歲了，不可不早為之計。你姐夫年老倔強，只以為自家的主意不差，不顧人死活。我一向托你尋人家，你只說人多礙眼不便行事，故蹉跎至今。喜得如今你姐夫、外甥，俱不在家，趁此機會正好行事。若有好人家將你甥女定了，明日姐夫回家，就不怕他反悔了。你須速速出去，多尋幾個媒人，上心做事要緊，省得他們回來又礙手礙腳。」

寧無知道：「尋媒不打緊，但不知姐姐要尋什麼人家方才中意？」幸夫人道：「我是不象你姐夫，憐什麼才，擇什麼婿，將虛名害人。弄得我這幾年七顛八倒，日夜焦心。我只要揀門當戶對，女婿富豪，眼下在我面上增光，日後使我女兒快活受用，我便死也放心了。」

寧無知道：「我日前叫姐姐問問外甥女，不知問的如何了？」夫人道：「我近來看她，凡是愛好。難道嫁丈夫倒不要好了麼？我只立定主意。許了一家，她自然知我為她了。」

寧無知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我如今且出去分頭傳知媒人。但只是尋了媒人，若到這邊來講，恐人知風漏泄，實是不便。莫若在兄弟家說妥了，然後我來與姐姐斟酌吧。」夫人道：「這話說得有理。」

寧無知辭了來家，就去尋了一班相知做媒的，細細說知，要速為主。眾媒婆聽說是幸尚書的小姐親事，便個個歡喜應承，哪個不願去做。不上兩日早有王家、李家、趙家、錢家、舉人、進士、財主、生員，俱厚許媒人，要成這頭親事。媒人便紛紛到寧無知家來說。

單說內中有一個楮媒婆，年紀只好二十四五歲，打扮得風風騷騷。凡有人家托她相婿擇婿，她先要試驗試驗新郎。她若歡喜，這親事無有不成。人就起她一個諱名叫做「試新媒」。她與寧無知原是有一手的。見他來做幸小姐這頭親事，知道大有想頭，便十分垂涎，想著一人獨做少也賺得百金。但只恨一時沒處去尋這個大家富貴兒郎，心下躊躇，十分著急。想來想去，忽然想起道：「我怎一時懵懂起來，何不尋貝公子。」

原來這貝公子名錦，表字天才。他父親是現任戶部主事，差往雲南抽稅，因路遠不帶他去，留他在家讀書。這貝公子年才二十，是風月行中都領，調情隊裡班頭，又恃著家中有用不了的銀錢，因此恣意奢華。他已定過商家小姐，尚未成親，就是楮媒婆做媒，約定今年冬裡准娶。不期商小姐春間得病死了，這貝公子是望門寡婿。

楮媒婆一時想起便來尋他。到了門上，管門的回說道：「公子出門去了。」楮媒婆笑道：「我有一件絕妙的喜事，要與公子商量。公子若不在，須要等他一會。」說完，竟往內走。門上人見是公子相知，便不好攔她。

楮媒婆一逕走入書房，便問書童道：「你公子哪裡去了？」書童忽然看見，連忙笑說道：「東君無意出門去，素女多情卻入來。妳來尋公子想是有事要乾，須知公子一切之事，皆托我代替。今日公子不在，公子便是我，我就是公子了。妳若要幹什麼緊急之事，趁此無人，書房中牙牀又便，珊枕又閒，何不竟與書童乾了罷，也免得等公子著急。」楮媒婆笑道：「我來尋公子果有事幹，必要等公子來，卻是他人替不得的。你一個小鬼頭兒，怎也想吃起大茶飯來。」書童聽了笑說道：「妳這話就說差了。豈不知秤砣雖小，能壓千斛。妳這個試新媒若不信，便請與我書童試試新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走近身來。楮媒婆見他近身，忙用手一推，將書童推倒在地。書童笑說道：「妳今推我一交，少不得妳有求我的日子。」楮媒婆道：「我為何求你？」書童忙爬起來，做著手勢笑說道：「若公子回來，我看見與妳和他如此，我也必要如此，拿妳如此如此，不怕妳不如此。」兩人正在取笑，忽報公子回來了，書童走開。

公子走入書房，見了楮媒婆，便笑問道：「幾時來的？失候，失候。」楮媒婆便滿面堆笑，迎著公子說道：「我有一樁天大的喜事，特來報你。」

貝公子道：「我自從春間有商小姐之變，心痛之極。怎麼再不見妳來與我消遣消遣？今有何喜事，快些說來。」楮媒婆笑道：「當初商小姐親事，原是我做的。今日死了，是公子的造化到了。」貝公子道：「又聞她標緻異常，今日玉人何處，怎說我造化？」楮媒婆笑道：「死者死了，生者方來，豈不聞三年不死老婆，大晦。今公子青年豪爽，怕沒有窈窕佳人與公子成雙匹配。我今日所來，實實放公子不下，恐你癡心想念，特將一位賽王嬌、欺西子、多貌多才絕代佳人，父是爵高位重，女是閨秀嬌娃，特來與公子作伐。」

貝公子聽了不勝歡喜問道：「妳說的是哪家的小姐，果有這等標緻？妳快些說來。」楮媒婆道：「就是幽蘭里幸尚書的親女昭華小姐，說不盡她的丰韻，贊不了她的才華。日後公子享用，只不要忘了我這起手人兒，便見你有情了。」貝公子道：「妳看我可是個薄情人，只不知這頭親事是個什麼做法，又不知幸尚書可肯許我？」楮媒婆道：「做法倒不難，只要公子拿出個慷慨心來，聘禮加厚，禮物豐隆，包管在我身上，一說便成。」貝公子又問道：「這小姐今年幾歲了？為何向來沒人說起？」楮媒婆道：「怎麼沒人說起，但說起話長。」遂將前後事說了一遍：「如今夫人與母舅做主，故此另尋人家。小姐的母舅就是寧無知，今要趁幸尚書不在家中，急急尋人定下，就不怕他回來反悔。公子要成這頭親事，明日可先備一副厚禮，同去拜拜寧無知，再許他事成重謝。他一應承，萬無不妥矣。」貝公子聽了大喜道：「這親事絕妙絕巧。我決不惜小費。」

楮媒婆說完要辭回家，貝公子一把扯住道：「妳今日在此宿了，明日好同去拜他。也要與妳澆澆媒根，發興發興，妳方盡心為我。」楮媒婆笑了笑，也就樂然承宿了。正是：

已經試過一番新，今日如何又效顰？

只恐新郎新得趣，重新試試舊媒人。

到了次日，貝公子吩咐家人備了一副厚禮同著楮媒婆到寧家。寧無知接見。楮媒婆便笑嘻嘻將貝公子的來意說完，隨將禮物送上，又許事成重謝。寧無知見了，不勝大喜說道：「得蒙公子往顧，蓬華生光，何敢當此重禮。今欲卻之，又恐公子疑我作事不專，只得要全收了。」貝公子道：「如此足見老丈玉成厚意，晚生感德無窮，定當圖報。」寧無知道：「公子乃當今杰士，甥女實閨名姝，各不相讓，俱在學生身上。明早定有好音走報也。」貝公子與楮媒婆大喜辭歸。

寧無知見了這些厚禮，約有五十多金，不勝快活，即來見姐姐說道：「兄弟費了無限心機，今已訪得一頭好親了。」便將貝公子人物、門第、父親現任主事，說得花團錦簇。夫人也聽得津津有味，十分心肯。轉又說道：「我家尚書，他家主事，官級雖有高下，兄弟你曉得我的心事，只圖體面奢華，要塞你姐夫的嘴。你去對他家說，聘金禮物，須要十分齊整，樣樣俱如我意，我方遂心。若有一件不到，臨時爭論，卻莫要怪我。」寧無知道：「姐姐你不要輕看了他家，常言道，父若做主事，金銀自來至，車載與斗量任憑公子使。姐姐不消費心，我去著楮媒婆對他說便了。」過了幾日，兩邊俱各說妥。貝公子便揀了八月二十七日，行禮納聘不題。正是：一馬一鞍古所誇，如何吃得兩家茶。

到頭婿貴嬌兒失，方悔從前愚念差。

卻說廉清在省中，打聽得宗師有臨場大收，又有新恩例，准取一名童生觀場。便滿心歡喜，悄悄先納了卷子。到了初六這一日，他又悄悄帶著家人，帶了筆硯，隨著眾人到教場進考。

不期宗師看見童生太多，所取有限，思量要難他們一難，因出了兩篇四書、五個經題下來。題旁又朱一筆道：「不完篇者不閱。」眾童生見了大驚，如何做得出五經文字，又是七篇，便一哄散去有大半。剩下的，不過寥寥數人。

宗師坐在堂上，看見了心下躊躇，因暗想道：「這七個題目，也出得太難了些。童生中哪有此敏捷之才，就是能做出七篇，也不能五經皆通，況這教場中又不給燭，不知可有幾個完全的。若完得七篇，便文字平平，也要取了。若無七篇，便五篇三篇，也只得取三五名，應應故事。」心下狐疑，不期才吃過午膳，早有一個童生上來交卷。

宗師忙將那童生一看，只見那童生面如秋月，目若春星，髮才弱冠，只好十四五歲。因問道：「你這卷子可曾做完七篇？」那童生朗朗答應道：「童生既來赴考，若不做完，怎敢來交？」宗師聽了已暗暗驚以為奇，因叫收卷官接了上來，忙展開一看，早看見二書五經七篇果然做完。因滿心歡喜。再從第一篇看起，看一句，贊一句，看一股，贊一股，看一篇，贊一篇，直看得津津有味，不忍釋手。及細細看完了，不禁拍案大喜。因對這童生道：「你原來是個奇才。我在此歲考科考，已經兩遍。為何將你一個奇才埋沒了，只到今日方才看見。我今准你入學，就送你觀場，這一領青衿不足為貴，包管目下就要飛騰而去。」

廉清見宗師著意憐才，因跪下拜謝道：「童生草茅寒賤，蒙宗師老爺過情鑒拔，不獨已許采芹，又令妄思折桂，使童生感恩不盡，又感知已無窮，真一時之遭際也。」宗師因叫人拆開卷子，知他名字叫廉清，因又問道：「廉生你今年十幾歲了？」廉清道：「童生十五歲了。」宗師又問道：「你既有此美才，為何府縣遺失，竟不見你卷子。府縣可謂無目遺珠了。」廉清道：「此非關府縣之事。童生聞得宗師老爺冰鑒公明，例有大收，故妄思直接一試，以作沖天之舉。至於府縣層壘之煩，實厭而未赴。」宗師聽了愈加歡喜道：「大才大用，有志竟成，信不虛矣。如今場期甚促，本道也出案不及，不出案又不便起送觀場文書，賢契也不必回寓了，只合隨本道回衙，待本道差人替你備了試卷，來到臨期，本道只好親自送你入場罷了。」廉清聽了，只得又拜謝了一番，遂侍立堂旁，只候宗師收完了眾童生的卷子。公事畢，方才隨了回去。正是：

玉在璞中誰識寶，駿嘶櫪下豈知神。

誰知處處遭遺棄，今日方逢碧眼人。

到了初八這日，宗師帶了廉清，親自稟明監臨，方才放了人去。廉清到場中靜坐號房，等得題目到手，便伸紙疾書，灑灑千言，一如宿構，遂交卷出場。不期宗師早已著人在外伺候，一見廉清就將他扶入轎中，如飛抬入衙內。宗師見他出場甚早，不勝歡喜，就叫廉清錄出文字與他看。看完道：「賢契搶元奪解，又何疑焉。」廉清道：「若得如宗師之言，方不負鑒拔之恩遇也。」自此三場完畢，遂拜別宗師回寓。

回到寓中，幸尚書看見問道：「你這幾日哪裡去了？使我著急，叫人四下找尋。」廉清道：「小婿偶遇親戚，苦被相留，今始放回。如今場事已完，該回家去了。」幸尚書道：「我急欲回家，只因不見了你，故在此等你。你今回就要先回，幸喜先生與天寵俱得終場，我今留你等揭曉過，同他們回去吧。只是你再不可輕出遠行了。」廉清應允。次日幸尚書自帶了幾個家人，便起身先回家去了。正是：

既做神龍蹤跡奇，飛潛焉肯與人知。

縱教翁婿同心久，也有瞞藏隱晦時。

廉清在寓，只與幸天寵說說笑笑，不露一些風色。此時幸天寵場中文字已錄放在案頭，廉清取了一看，只不做聲。又叫他悄悄將逢寅的文字，也取了來看。看完，批評說道：「庸庸俗俗，只宜小試。」幸天寵見他批評先生，因問道：「你看我的如何？」廉清道：「筆鋒新穎，自是文場利器，但嫌氣未充滿。只怕今科，尚然有待。」誰知幸天寵不服，便細細與逢寅說知。逢寅大怒罵道：「狂妄畜生，鷓鴣豈知鴻鵠，小年又豈知大年哉。」廉清曉得付之一笑。

且說廉清的卷子落在嘉魚縣知縣房中，十分得意，細細圈好，呈送主考。主考見了，大驚道：「此卷奇才也。」因添上好批。到了填榜時，並無一卷可與抗衡，遂將廉清填了解元。再拆開年貌籍貫，方知才一十五歲。房師、主考不勝歡喜。

不一時掛出榜來，此時將交五鼓，逢寅與幸天寵早著家人伺候看榜。不期這個人擁擠不上，只在人叢中聽人一名一名地念來，卻又是從後面念起，逐一聽去，並不見有逢寅並幸雲路的名字。聽到第二名上沒有，便擠出人叢，如飛來家說知。逢寅與公子見說不中，二人甚是懊惱。逢寅早去收拾行李，不期一陣報人打進門來。

逢寅又重新歡喜起來，連忙走出來問道：「我逢寅中在哪裡？」報人道：「逢寅不曾中。」逢寅又問道：「逢寅既不中，定是幸雲路中了。」報人道：「幸雲路也不曾中。」逢寅便大怒罵道：「既我二位相公都不中，你們來報些什麼！」報人高聲叫道：「我們是捷報解元的。知他在此，故此報。」逢寅與公子並眾家人見說「報解元」，俱各快活，便一齊上前問道：「我二位相公俱在此，解元端的是誰？我好重重賞賜你們。」眾報人道：「解元姓廉。人都說在此同寓，故此來報。」幸公子見報他，便已定開，遂

寅因嚷道：「你們既做報人，也須訪確。為何亂報。我這裡並無姓廉的人入場，為何在此吵鬧。」因叫幸家人「快趕他們出去。」

眾報人發急道：「人人都說在你處，為何躲了胡賴？莫非要賴報錢。」幸家人忙說道：「我們這裡雖有一位姓廉的相公，卻還是童生，不曾進場。且問你們報的廉解元叫什名字？莫非同姓看錯了？」眾報人道：「解元是廉清，習詩經，孝感縣人，就是幸尚書的女婿。我們如何會得報錯。」逢寅聽了，竟驚呆得不敢做聲。幸公子與家人聽得明白，不勝大驚大喜道：「真奇事了，真奇事了！」眾報人道：「不要耽擱我們工夫，快請出來。」幸公子便連忙走入。

不期廉清在房中早已聽見報中了解元，卻不就走出來。隨著逢寅、公子、家人與報人嚷鬧，他只躲著暗笑。今見公子來尋，只得笑嘻嘻走出房來，攙著幸天寵的手走到堂前。逢寅忙掇轉面皮，迎著問道：「你幾時進場？瞞得我們鐵桶一般。」廉清笑道：「此所謂『大年焉知小年，鷓鴣不知鴻鵠』了。豈不聞雲梯尚可平步，我廉清獨不能以童生而中解元麼？」逢寅聽了甚覺羞慚。

廉清尚未說完，眾報人聽見他說是廉清，一齊吶喊道：「廉解元在這裡了。」便一齊上前，見廉清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學生，便不由分說竟撮上肩頭，背著就走。走出門外，早有轎子等候，將廉清攙入轎中抬了，如飛而去。逢寅與公子俱各驚奇詫異，連忙著人去打聽，回來說道：「廉相公果然中了。虧宗師大收，親送入場。今中了解元是實。」

逢寅聽了，對幸公子說道：「他新中氣驕，我在此不好意思。你與他是郎舅，可等他事完一同回來。我今天先去了。」幸公子應允。逢寅便急急忙忙，趁天明就回去了。正是：

攛轉虧他老面皮，收回賴有巧言詞。

誰知尚有良心在，未免逢人有忸怩。

幸公子見先生回去，只得住下，等候廉清同回，廉清只因這一中，有分教：

閒藤野蔓難纏擾，明月蘆花沒處尋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麟兒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